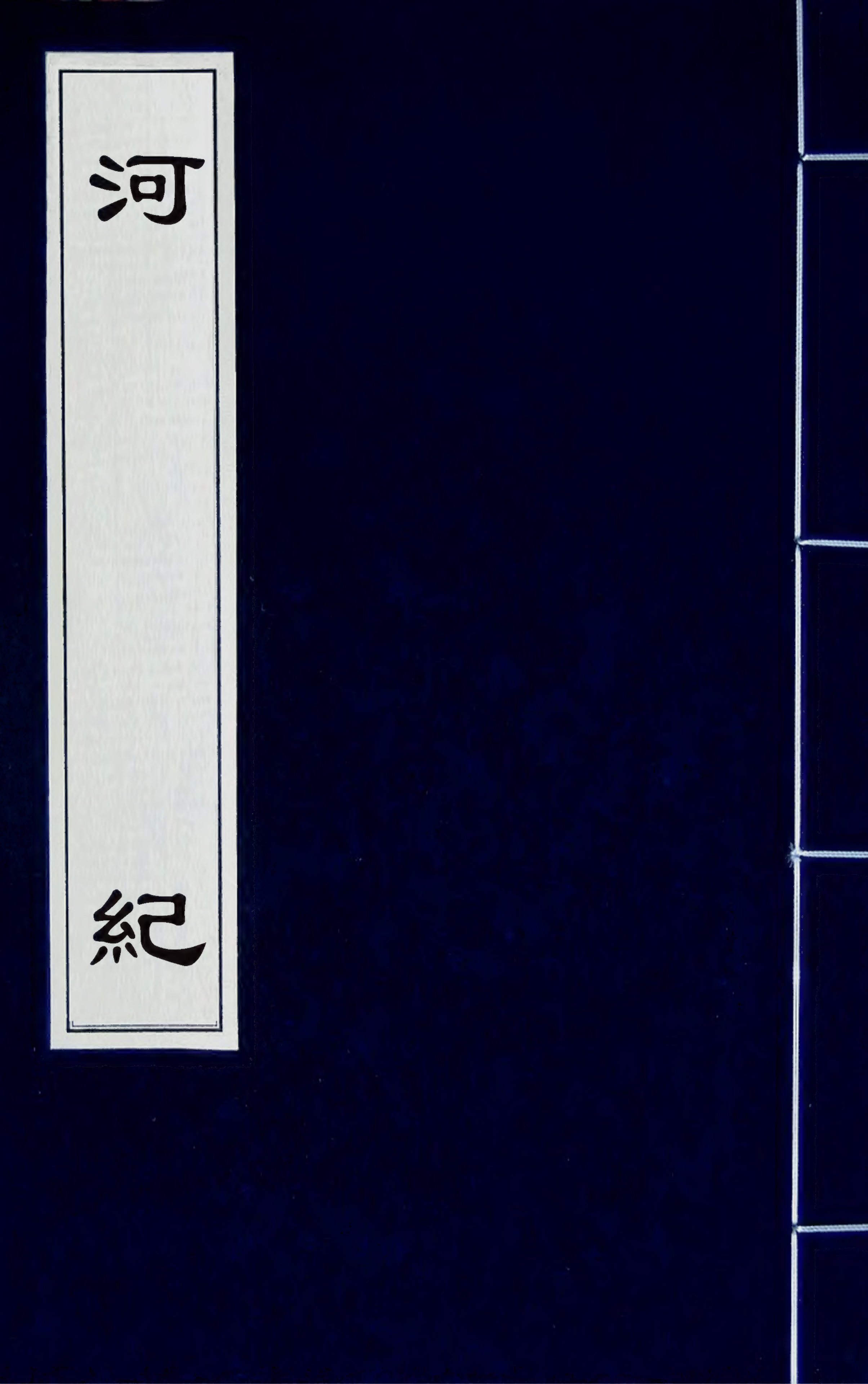

河紀

退谷孫承澤輯

徐問黃河考中原之水惟黃河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云自于闐國葱嶺一自西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羌中而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

髙瞰之若星列俗傳為星宿海尋滙為二大澤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為九渡河水清騎可涉貫山中行西戎都會為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屬陝西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今山西境凡九千餘里乃元學士蒲察篤

實所窮歷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據此當以志為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疎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其迴流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洚水真定冀州北枯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

地北分其勢播分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
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
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
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甯津
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
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决酸棗東潰金堤在河
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
武帝時溢平原鬲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决
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甯州即大野

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楊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楊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

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以入渦河南直隸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時決衛輝之所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

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於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項城頴州頴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為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

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為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頴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於海正德閒決曹縣者再嘉靖閒河為兗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濫溢於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始復

余按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正統十三年又决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

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然前代河决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正統十三年河决新城八栁樹源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從之泄壞敗民廬無筭景泰三年天久雨沙灣復大决近河地皆淹没命工部左侍郎王永和工部尚書蕭大理寺卿石璞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工部左侍郎趙榮先後治之弗績

翰林侍講徐有貞自請行詔以為僉都御史有貞至散遣工卒自行河相度明于心乃疏言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宜首疏其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繼之以法因作渠牐隨宜先後之渠則異流同歸牐乃上下櫛比以次啓閉渠起金堤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𡑞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豬潭

越范暨濮上而西凡渠数百里經澶淵接河沁
河沁水過則害微則利有貞節其過導其微後
渠而牐之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於是水不東
衝沙灣更北出濟漕而河西鄆東曹南鄄北且
灌田数十萬頃有貞叅綜古法加神用焉乃捷
以水門捍以長堤堰有九崇三十有六尺厚十
之長百之門之廣二十有六尺厚倍之堤之厚
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
石鍵以鐵葢合土木火金而平水性而報功成

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盐河上下固懸絶上比黄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河道工完碑略云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

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東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

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於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隼之涯由李隼而上

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伾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

萬行旅旣便居民旣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叅
綜古法第而為之加神用焉旣作大堰其上
楗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
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
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盎合土木火
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旣乃導汶泗之源而出
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田沙
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

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弘治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户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河決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恊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

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
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
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
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
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
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
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蓋
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論河道疏臣奉勑修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

廢水勢至於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縣界析為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

口已淤因併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為合頳渦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間各有灘磧水脉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没之虞況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為隄岸以衛張秋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

之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南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大夏以張秋鎮上流為儀封縣之黃陵岡黃陵岡上流為滎澤縣之孫家渡皆宜疏治檄河南參政朱瑄僉事張鼐董之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

濶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平江伯陳鋭太監李興恊同大夏督治之乃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鑿孫家渡口河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繇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塞黄陵岡之決剏隆口之源築兩長堤蹙水南下繇徐淮故道其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

十里曰太行堤自荆隆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患漕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許用減水壩法植木為杙中實甎石上為衡木著以厚板上墁巨石屈鐵鍵之液稬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溢則衡齧殺涸則河漕存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於徐有貞云璽書褒

賞入爲户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隊入淮大夏
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巳又北
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
議疏黄河築决口狀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隷
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黄河大勢日漸東
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
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
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决孫
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

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看
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黄陵
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
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
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
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
虞民患足為有備仍于朝神祠南北各造滚
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硯一條
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黄陵

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
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
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
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
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
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為利便臣等仰知皇
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
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
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

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姦遂
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乞
敕户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
前項工程于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
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
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粮該于何處支給
或此外别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
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黄河

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黒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

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乃者上廑聖
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
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
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為海運之說
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
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
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遏回今自
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
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

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黄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靖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靖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将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决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輙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四裔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仁爲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兗州志曰黃河自古爲患明興以來報決者屢矣兗當河下流而直漕渠之中自陽穀至魚臺計三百餘里弘治六年河決金龍口潰

黄陵岡徑趨張秋賴劉公大夏經畧其事塞口築隄河乃東徙張秋之患息而曹單歲受衝矣夫自濟以北決口雖塞而故道猶存弘治九年夏考城縣地方水勢漫入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堤遂於賈魯河東岸修築小隄一條保護大隄弘治十一年管河副使張鼐見黄河水勢俱從南行不由丁家道口入徐州建言欲將荆隆口分心水於賈魯河與入徐州本年八月水從王

牌口等處俱徃東行不從丁家道口東南而行郤倒徃東北直至黄陵岡下又自曹縣以入單縣南連虞城淤没民居人畜單縣城武金鄉魚臺濟寧等州縣皆在巨浸自濟寧迤南閘坐定被衝倒阻礙漕運比徃時張秋之害尤大葢兖州之境地平而土踈比之河南之地尤為卑下河南北方上流不塞則本州地方正當下流雖築隄岸亦不能保恐日後黄河之水不由南行俱徃東注釀成大患天

下事大可憂矣故東省之治河無先於曹單舊有太行縷水二堤皆所以障河流而護運道而太行堤較縷水隄為最急蓋縷水堤譬之門户太行堤咫尺關河譬之堂寢堂寢既安外垣雖未盡飭亦可以内地之全力從容

圖之此太行一堤所尤宜亟修也

七年九月加山東叅政張縉秩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决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為通政司右通政時衝决之餘溝防不治

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决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栁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正德四年河决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右侍郎李鐽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八年復决黃陵岡是年决曹縣以西從縣北東行曹單民被害益甚以命右副都御史劉愷愷

為大堤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堌集御史趙璜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其後十二年河決城武縣沒焉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運大阻下廷臣議

刑部尚書胡士寧治河通漕疏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

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其所言河身治河之道葢盡于數言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决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决而東北自宋以後漸决而東南其决於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决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尤大然因

决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夫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穎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

臺郯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
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
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不過百十餘里
更或隨勢便利各尋近道工力无省其河新
開深則各隨地勢濶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
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兩岸以為湖之東
堤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偶出昭陽湖
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
也來冬水結船止之時更加濬濶以為運道

仍於彼處立一夫厰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寛豊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近該少卿黄綰奏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爲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闢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衍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

紅荆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粮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七年河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時吳人盛應期以兩廣總督請告致仕僉舉可任起以總憲總理河道應期单車就道親請其地相度咨訪議上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别開昭陽湖

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具疏以聞報可以春和興役以命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船堅築堤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程功授食垂成而謗興有詔罷役奪應期官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戚力爭之不得

議改河道疏黃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

不常爲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兖又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

浮橋亦以湮塞自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經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畧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改別地而不與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於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

不容不改也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五千人于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僱募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之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佐之期六月而畢事

應期既罷乃命工部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

豐沛單三縣堤成

七月河南靈寶縣報嘉靖六年十二月十七

日黃河清五十里上令官齎祝往祭不必上

表賀

十二年冬十月河決亳泗歸宿等處自濟寧南

至徐沛數百里運道淤命右副都御史劉天和

往治之初嘉靖戊子河流東潰飛雲治者疏開

封趙皮寨口導之南由亳泗歸宿入淮以殺其

勢至己丑庚寅兩年間飛雲橋之流益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一時舟行閘面頗稱快顧決潰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先見者懼有他虞及是年冬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南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悉淤廷議天和往督濬事至訪羣議或謂引黃河或謂濬漕河天和遂躬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凡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

流高丈有五尺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凡二百七十餘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濬河爬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施植柳法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運道遂通其濬河爬之法用平底方船橫排河中爲一層四維拴繫以長柄鐵爬濬之濬深數尺移船再濬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水中與陸地施工畧同

河議曰黄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爲黄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郎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

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節高下節節如
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
閘皆爲渰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
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
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
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
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之水淤塞宿
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
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

於黃河之贏縮豈關於河水改流也哉

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决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於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

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克然亦有淺故洛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葢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害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

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躭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是年總河朱裳疏曰黃河自古為患惟我國朝則借之以濟運渠之利故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導之北以順夫就下之性今也導之南以避其衝决之虞臣等考求其策不過疏濬築三者

而已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大陸而下播爲九河蓋河之流分則其勢自平也況今漕渠窄溢洪閘束捍全河入運勢自不容弘治以前四支分流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湮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徙横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竊計今日河患未可以力勝要在分其流以殺其勢而已今梁靖口趙皮寨幸已通疏孫家

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所以挑濬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而入睢州張見口起築長堤至歸德州郭朴計凢一百餘里以防汎溢仍時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崖水勢殺矣其北崖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縣歷年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守護甚嚴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所宜亟爲修

築兼添築月堤以禦奔潰及照河過魚臺其
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於海之漸
議者欲塞岔河之口以安運河然以臣等計
之其可慮者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
縱使塞之其勢既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黃
陵岡李居莊等處不能爲患兼恐横崖決北
二也決口既塞徐州迤上至魯橋沈沙滯山
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澁三也今宜魯將橋至
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固相其要

害固之以石洩之以壩自城武縣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

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崗經渦入淮孫繼口出徐之流淤二洪大涸河臣若河南山東撫臣皆獲罪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兼都御史督理以旂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

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隄如會通河制運通
矣許之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
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
漕河四事疏漕河仰給山東諸泉水貴以時
疏濬近已會同各官清理舊泉一百七十八
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但恐一
失疏濬尋以湮塞王事一員勢難遍歷乞分
隷各地方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一徐呂
二洪為運道咽喉山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

能行舟閘舊曾置閘束水乞於境山鎮二洪
下各建石閘旁留月河以洩暴水沙坊等淺
由河廣漫流更宜築四水壩武家溝小河口
石城匙頭灣諸淺預置方船以防撈濬一漕
河兩岸原有南旺安山馬塲昭陽四湖名為
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被豪強佔種蓄
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
河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隄
岸多開溝渠濬深河底以復四櫃一黄河南

從舊決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道之大者近以興工挑濬但黃河變遷無常難保不復淤塞乞於本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接濟矣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二百五十餘

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洞南山東徐邳皆苦之

四十四年河決以南刑部尚書朱衡改工部尚書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協同治之旣至橫流汗漫舟行樹杪上力無所施詢用鄒縣知縣章時鸞議得新渠規度焉渠之東有湖曰昭陽河從西來以湖爲滙其勢絶渠而左念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郎橫決得湖而止盛中丞應期旣剏以罷去不就今規之宜無患乃決策

奏請從之廬於河瞻撫循十萬衆與同甘苦明
年丙寅功且就有言新渠不便者命給事中何
起鳴往視衢奏故渠不便者五詔從初議明年
成新渠起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䟽舊渠起留
城至境山五十三里漕舟通上嘉其功賦詩四
章志喜

修復運河故道䟽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
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以北
則閘河於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

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四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送上魚臺爲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之民橫罹水灾拳拳欲開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即欲濬深無異

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譬諸取飴於罌隨取隨滿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爲患縣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縣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欲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涘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橫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數里之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既疲

之餘徵功於難必之地驅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前功盡隳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泰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

治河疏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有漕黃交會之異濬漕黃者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茶城與

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不然
蓋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
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雖用人力水
力居實七八築隄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之
隄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湍
悍之性挾川潦之勢所向何堅不瑕顧可以
一隄當之乃縷水之隄不然河繇淮入海運
道實資之故於兩岸築隄不使其從旁潰溢
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

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賴不變查清河之淺應照茶城例每遇黃河漲泛時空桃河潢導令淮水衝刷則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比因民船躧閘往來不閉遂至沙淤壅塞既有妨運道復貽患淮郡宜於黃水盛發時閉各閘惟進鮮貢船隻聽令經繇探有帶入沙淤隨即爬撈毋使停滯若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後壅沙倒灌低窪之地

積瀦難洩今前水固已消涸尤宜時加試測設有沙淤隨即疏濬毋得積塞有誤大計至於築隄黃河兩岸止是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

潘總河傳曰公副朱司空治河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土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沽故道便而夏鎭業有成議遂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

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幣金省三之一而水

始南趨秦溝

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尚書朱衡言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隄以防奔潰上從之乃鑿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汪灜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隄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

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工成于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

人邳州人民溺焉

山東巡撫洪朝選疏云臣惟黃河之患雖云變遷不常然其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壅則上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內河決沛之飛雲橋逆流而上因而淤塞運河人心惶惶莫知所措先帝特命工部尚書朱都御史潘前來經理當時之議只謂開得一條運河以濟轉輸此爲目前最急其於下流壅塞之處雖知

其必爲害未遑及也譬之人方病喉咽梗塞之時飲食水穀不能輸醫者惟當以通喉咽便飲食爲急其於他日腹心之病姑遼緩之似亦無妨也然郭貫樓一帶旣淤舊運河一帶復淤昭陽湖一帶又淤三沽泥沙積高至二三丈許而黃河之大勢駸駸乎其北徙矣臣自被命東土郎聞黃河漸有北徙之勢詢訪司道部閘各官皆言黃河方出戚華二山以入秦building蜀河匌匌而下更夏河慮决無北

衡之理臣終未以爲然葢黃河出口之處必
多然後可以容其萬里遠來之勢騁其恣肆
猛驟之威今乃出之以一泰溝一濁河安能
使之勇趨而駛流也臣因案行山東布按三
司行各道親詣踏勘則各道之報大畧相同
矣夫當此桃花水方發之時勢巳可畏如此
萬一伏秋之際雨水交發勢如漫天浩瀰渺
茫將何以禦之若曹單之堤不可保則南陽
魯橋一帶運河決成淤塞曹單城武金鄉魚

臺等縣決爲巨浸其於國計民命所關豈淺
淺也故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宣洩利導之
方爲最上策者雖萬古一致也且臣聞河出
二洪舊有六股近惟有秦溝濁河二股今濁
河之流甚微其勢將塞則僅有秦溝一股出
口而已以萬里轉折東下之勢乘之以雨水
交發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一股其不爲
國計民命之妨者臣不信也乞勅部蚤爲議
處如隄岍足恃則固隄岸隄岸不足恃則開

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漕糧得水可濟漕舟九百餘艘可以還百年運道可振業徐州而存睢寧便者四然而百數十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淮勢亦崩塞掃灣築堤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定議行河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

五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

梁兩厓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閣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枝閘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泇河海運紛沓莫可歸一于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

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

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浮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爲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

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趾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被劾閑住去

是年以河變議開膠萊河道以行海運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跡於膠萊閒開河渠一道舟繇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壕麻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

遂罷其役是年三月戸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道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檟視之

九月山東巡撫梁夢龍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議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

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三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蹟爲安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北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艪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

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幇之苦而防海衛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戸部覆言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原難以盡復乞勑漕司量撥近地漕粮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五千兩爲催募海舟之資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傭召水手之費從之

十二月左都御史葛守禮議畿輔水利以重根本之計疏言京師東南地勢窪下西來河

道以十數歲久湮塞每遇夏潦千里爲壑入
京道路阻絶不通今歲若順天之覇州文安
甞河寶坻保定之雄縣新城以至天津河間
壞田禾溺人畜甚衆宜倣古昔井田之制相
地經畫開濬溝洫在京南者盡東其畝其勢
急期以一年而就若原隰高下淺深廣狹道
路橋梁悉宜隨宜措置其崎嶇畸零不可井
者亦遶以深溝從古十夫有溝之制通大川
以入海濬畎澮以距川溝洫旣成川塗皆利

旱潦無憂五穀歲登其便一也近邉之地舊
掘品坑然風沙易壅束草立填若井田一成
則千溝萬壑縱横錯落是衛民地險限邉天
塹矣其便二也屬者撫臣告災請恤倘令窮
民赴工給食寓賑其便三也況此制一定均
田制賦如指諸掌兼并多取永保必無兵甲
卒乘可按而定矣奏入下戶工二部議行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給事中雒遵言治河
有故無如工部尚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

御史萬恭覆視則泇口限嶺咀石竟報罷而一
意事徐邳衛上言茶城以北防黄河之决而入
茶城以南防黄河之决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
宿遷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塞决口葢防黄
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
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捞縷水舊隄葢防黄
河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
告竣沛縣窰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禦之命萬
恭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竒分工畫地而築

之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東于河流睢邳之間可以稼建鋪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流乃安詔尚書朱衡還

是年總漕王宗沐報海運抵岸言海運不行已百六十餘年臣前任山東左布政使因膠河之議詳考前代沿革始末與其必可行者將陳十二利時羣臣聽聞相顧疑駭其後科

臣建白撫臣試行皆符臣言事果不謬因獲

上聞定擬令歲通運臣適又叨官漕司規度

發行茲者六幇無失相繼抵岸天下臣民始

信海運可行以此與河漕兩途並輸誠爲國

家千萬年無窮之利報聞

總河萬恭漕運定限䟽夫黄水之發也地氣

使之然也與潮信同三月清明水數尺耳不

害運四月麥黄水数尺耳不害運惟五月至

于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者四次少者三次高

者丈五餘下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若使每年四月以前盡數過徐州洪而閘河肅以待之令勿與怒河鬭卽萬萬年不害運也顧河臣能使河道之安而不能使河運之早能使運船之必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早入黃河使運船之早入黃河則其權在各省糧儲道矣使能依期早入黃河則臣等上下於五百里河流中一鼓可入閘也宜令江南糧儲道各督尾幫限四月以前尾幫盡數過

徐州洪各具一完呈親投到臣會同漕臣
按呈而覈最之如此則粮儲諸臣必能效督
運之勞而漕河諸臣得以施早運之力此爲
河亦所以爲漕也恭之言曰行河有八因因
河未泛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因風南北
爲運期因河順流爲運道因河安則修隄因
河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隄修治因夏秋則
擴堤防守守有二曰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
晝防曰夜防曰風防曰雨防防有三策焉夏秋

水發運艑度河漕旣從期河無全算是謂無
策運艘入閘國計無虞黃水齧隄隨缺隨補
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
復安流是爲上策閘有三曰石閘叢石爲之
有龍門有鴈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閘漕長
恐淺木板爲之視閘廣狹而多寡焉曰土閘
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爲壩留水以與河
接河堤之法有二有截水堤有縷水堤水之
爲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急則通

緩則閼縷水之隄因河勢而東之也治水者便之截水之隄遏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隄有三夫編設曰徭夫召募曰募夫借泒曰白夫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守堤鋪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漕運之通塞關國事之安危非小故也隆慶之世河變極矣當時以言乎治河則有朱公

衡潘公季馴萬公恭以言乎海運則有梁公夢龍王公宗沐以言乎開水利固根本則有葛公守禮皆超軼絕倫之才萃合一時故事集而功舉然當國者乃新鄭高文襄也入司綸綍出掌銓衡公忠體國故諸賢得以自見而畢其所長爲政在人詎不信哉